

师者本色

编者按：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...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“师者本色”征文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学校组织开展了“师者本色”征文活动。最终评选出一等奖3名，二等奖9名，三等奖18名。本期起，本报将选登部分获奖作品，以鼓舞广大教职员工爱岗敬业、为教育事业奉献智慧和力量的热情。本期起，本报将选登部分获奖作品，以鼓舞广大教职员工爱岗敬业、为教育事业奉献智慧和力量的热情。

今年2月27日，新学期开学，我又回到新疆喀什。这是我援疆支教的第二个年头了。记得是在2022年秋天，那年我69岁，看到教育部第二批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，便申报了从事40多年的“组织学与胚胎学”对口专业，当天就递交了申请书。感谢山东大学信任我，感谢喀什大学选择了我，在家人的支持下，我踏上了距济南万里之遥的西域神秘沃土，成为教育部“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”的践行者，圆了我一个在青年时代就曾有的志愿援疆梦想。

喀什大学是1962年建校的一所综合性大学，按照国家计划在2022年新成立了医学院。新建的医学院位于喀什大学高台校区，教学和科研都亟待加速建设和振兴。我来到这里，亲眼看到喀什这座祖国最西部边陲城市，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下，一派生机勃勃、春意盎然。我要将站在喀什大学的讲台上，为各民族青年学生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尽一位银龄教师的职责，助力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，为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人才培养尽绵薄之力。

初到喀什，我对这里的环境还不适应。最不适应的是两个多小时的时差，喀什的日出和日落都比济南晚两个半钟头。由于对环境陌生，我不小心摔伤了右腿，发生淤血，青紫一片，疼痛难忍。喀什医学院的老师们知道了我的病情，都细心关怀和问候我，医学院党委书记亲自开车带我去医院，拍片拿药，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。更令我感动的是，记得那天周末，他一个一个打电话，叮嘱学院里的年轻老师一天三餐送到我的宿舍。当时喀什大学春季学期开学不到一周时间，课程表已经编排好了，我摔伤了腿怎么上课？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糟糕透了！医学院院长和书记知道了我的担忧，都劝我，不急，不急，等伤养好后再去上班吧！我是学医的，知道老年人的器官再自己去

修复缓慢，尽管我平时注意锻炼，身体素质比较好，但摔伤后不可能在一周内痊愈。我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不能等到痊愈再去上课，如果这样，喀什大学就得重新安排课程，学生的学习期望也要落空，因为他们在寒假就期盼着“山大教授”来给他们上课。我想，只要脚能落地走路，就一定要去教室上课。

在喀什大学上课那天，我一大早就起床



我在新疆喀什支教工作和生活的二三事

◆马保华

了，把医生给我开的外用止痛药加大剂量在伤腿涂上涂抹几遍，果然疼痛大大减轻。太好啦！我把药和教材、教案一起放在背包里。在学校派来的一位年轻老师搀扶下，我慢慢跨入喀什大学医学院的校园。到了教室门口，我自己走进去了，站在了讲台上。第一堂课授课内容是组织胚胎学绪论，但讲着讲着，伤腿不合时宜地剧烈疼痛起来，我咬牙坚持着。尽管3月2日的喀什还很冷，我却将额头上冒出了汗水。但除了我的助教之外，其他人都没有带着伤腿来听课的。这两节课博得了我一遍遍的掌声，得到同学们和听课老师的一致好评。这就是我来喀什大学上的第一堂课。这节课的成功讲授，吸引了众多医学院的青年教師此后到教室

区听我的课。同学们的赞扬和年轻老师们的踊跃给了我极大的鼓舞，我默默地下定决心，要将我在山东大学任教40多年的授课经验，还有我创建主持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的优质教学资源，毫不保留地与喀什大学一起分享。

在授课过程中，我坚持中英文双语教学。一方面，组织胚胎学的很多名词术语表述都是从我

英语翻译过来的，用英文讲授，学生们更能理解其意义。另一方面，喀什“五口通八国、一路连欧亚”是“一带一路”的重要国家自贸试验区，我希望学生们能学好专业英语，培养国际化视野，为以后开展国际交流打下坚实基础。

我按照教育部布置的援助计划，在任期内参与指导课题研究，通过“传、帮、带”方式指导青年教师，组织开展若干学术讲座、教研等活动。在喀什工作，我担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校级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评审验收“专家组成员”，在评审验收会上作了题为《课程是培养人才的核心要素——国家级一流课程的设计和案例分享》的报告，引起老师们的强烈共鸣和反响。

我目前担任全国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室主任

任联席会会长。我助力促成了2023年5月在喀什大学召开“全国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室主任联席会”常务理事会，吸引全国各医学院校解剖学、组胚学、病理学等领域的教授齐聚喀什大学，使喀什大学在形态学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上有一个新的台阶，与内地高校同步发展。

不忘初心、心有所信，才能找到生命的方向。我感恩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，尽我所能报效祖国。在喀什大学，我不是一名旁观者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，我将继续脚踏实地地履行援疆教师的神圣使命，在天山脚下忠诚履职，用心书写新的援疆故事。

马保华，组织学与胚胎学专业教授，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退休教师，教育部“2022年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”践行者。2013年、2020年先后获得教育部“中国大学视频精品公开课”“国家精品课”“一流课程”荣誉。2022年，教育部发布“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”，马保华教授欣然入选“祖国边陲城市——新疆喀什”。他作为银龄教师团队的一员，在喀什大学讲台上，助力祖国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、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与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师生一起学习、生活，朝夕相处，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40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，深受当地各民族师生喜爱；他以“传、帮、带”的方式，一丝不苟地指导青年教师，举办学术讲座、开展教研科研平台活动，加速推动喀什大学与内地高校同步发展。他无怨无悔，吃苦耐劳，克服种种困难，为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培养人才，贡献了山大人力量。

五律·春语

◆徐鹏程

野径空寂散，沙洲绿草生。初闻春鸟鸣，乍见早华荣。庭院花轻语，楼台蝶振声。湖平云水暖，煮粥润山城。

(作者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23级本科生)

诗海浪花



流年拾忆



二〇一三年腊月二十四，大雪纷飞，雪歌出嫁：雪歌大我一岁，她和我家一个村头，一个庄尾，相距甚远，但她却是我儿时唯一的玩伴。

儿时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，差不多五岁时，我才回到那个家。初来乍到，对于整个村子，甚至对我的至亲，我都倍感陌生。我沉默寡言，胆小又倔强，对一切人和事都保持着本能的抗拒。直到雪歌闯入我的生活，我紧闭的心扉才慢慢敞开了。雪歌高我半个头，长长的辫子规规矩矩地拖在身后，眼睛不是很大却炯炯有神，圆圆的脸蛋上带着两个浅浅的酒窝，笑起来特别好看。可是，雪歌不喜欢笑，她和我一样，都不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，内心深藏着无法言说的忧伤。雪歌心灵手巧，很懂事，村里的老太太都说她以后肯定是个好贤良，我拿这句话打趣她，惹得她小脸红扑扑的，很可爱。雪歌喜欢来我家，喜欢和我一起在房间里。我的房间是我

和雪歌的小世界，储存了很多快乐的回忆。七岁时，我和雪歌一同上了村小学。那会儿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同学们常“贿赂”我一些小玩具、小零食，我都悉数给雪歌，这总能让她开心好久。雪歌爱学习，十分刻苦，而我玩心很重。每天放学后，要去我家看雪歌写作业，我要么失着作业本去她家，她忙着写作业，我就在旁边挑逗、捣蛋，抓石子……一个人玩得亦乐乎。雪歌从不抱怨我的贪玩，她写完自己的作业后，还会带着我完成她的作业。有时，她玩笑道：“要是以后咱俩分开了，你可怎么办



摄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22级本科生 李余勤

雪歌，你一定要幸福

◆高玲玲

呢？”可我从没想过将来某一天会和雪歌分开。我一直觉得雪歌会永远和我在一起，她会帮我做好任何事，而我会永远被她关心和保护着。

然而，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，雪歌跟着她妈妈去了杭州。雪歌走的前一晚，和我一起睡在我的小房子里。那一晚她跟我说了好多话，她说，虽然她再也不能陪我了，可是她会永远记得我并祝福我；她说，希望我每天都能开开心心；她还说……猛然间一声长叹，雪歌随即哽咽吸泣。握着她的手，感觉她整个人都在颤抖，我用手帮她擦眼泪，她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是多么想一直和你一起上学放学、一起嬉笑玩耍、一起挖野菜、一起拾柴火……可是我妈妈明天就要带我去另一个地方了，我真的舍不得离开你，可是我又没有办法……”雪歌哽咽着说不下去了，我紧紧地抱着她，手想用那种“霸道”的方式告诉她我也特别舍不得她离开。第二天，雪歌走了，我没有去送她，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默默流下眼泪。我不相信她真的就此从我的生活中退出了，我把它视为一个掺杂了悲伤和捉弄的梦，陷于其中，无法自拔！

没有雪歌陪伴的中学时光，我开始变得沉默了；没有雪歌帮我写作业，我开始认真学习了；我不愿与别人深交，却与雪歌一直保持通信，时常寄信给我，有时还会附几张照片，有时候是一些小礼物。雪歌似乎过得很开心，只是她的一些信从来不提归期。初中毕业的那个夏天，雪歌回来了。她来看我，她变漂亮了，也开朗了许多。雪歌和我还如以前那般亲密，她陪了我五

天，五天后，她又悄悄离开了。有时候我会很遗憾，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回来了？可回想起五天以来的点点滴滴，我又十分确信，雪歌真的回来了，只是后来我们又无声地离开了而已。

该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去了县一中，离家更远，回家的次数更少了，和雪歌的联系也少了很多。雪歌每次来信，总不忘叮嘱我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学习。雪歌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说，等我高考结束，她会回来看看我。可是，我傻傻等了一个夏天，雪歌终究是没有回来。我带着失落去了省城上大学，大学生活丰富多彩，每天都有新鲜感，我也渐渐和雪歌断了联系，只是和父母沟通的时候，随口问起雪歌的情况，父母有时候能说出来一二，有时我也不知情。大学毕业那年的寒假，我回到家后终于见到了雪歌。从雪歌口中，我知道了她近年来的工作和生活，也得知她找到了人生伴侣，且马上就准备结婚了。

二〇一三年腊月二十四那晚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圣洁美丽。我和其他同村的女孩子在雪歌身边，我们挽着手肩相照，说着祝福的话。窗外男里男气的鞭炮声响起，为我的友谊盖上了离别的序曲。雪歌来了，我轻轻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，揉了揉她的头发。一阵喧哗后，喜车渐行渐远。我愣在那儿，一个人喃喃自语：“雪歌，你会幸福”“雪歌，你一定要幸福”！

雪花轻轻地落在我的睫毛上，朦朦胧胧中我看见雪歌回过头来，好像在对我说：“我会幸福，我一定会幸福……”

(作者系历史学院2013级校友)

动笔之前，我一直在心里思考着旅行的意义。几时的我可能会把它定义为一段不用写作业、不用上辅导班

的快乐时光；后来，旅行成了我紧张生活之余一次说走就走的逃离。渐渐地，我喜欢上了旅行。坐在飞机、火车上的憧憬与期待，到达目的地时的兴奋与自由，共同构成了我的思考与回忆，共同构成了一次旅行的全部意义。即使那个最终到达的地方没有想象中的美好，但在这条路上，我遇到了很多很多人——温暖的同行者、善良的陌生人，我遇到了真正的生活——日月悠长，山河无恙。

我喜欢在路上的感觉。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角落，耳听是听不懂的口音。从中部小城出发，我走过北京的胡同小巷，四方小院、几间瓦房，守着流年，幸福安康；我路过上海的繁华街道，万家灯火，各自忙碌；我也看过江南小镇的弄堂口，吴侬软语，霏雨初歇……

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西安。当有人问起我：“西安怎么样呀？”我只能勉强地从记忆的角度里搬出大唐芙蓉园华灯初上的璀璨夜影、钟楼鼓楼傲然屹立的古气轩昂，然后我会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：西安的石榴一定要十月份去吃，趁着秋雨刚过，红红的石榴籽，鲜脆欲滴，像像吃了一捧红宝石，古诗里写“石榴一树浸溪红”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石榴树下聚集着一群人，不用猜，那一定是售卖石榴汁的小贩。将石榴对半切开，麻利地放进榨汁机，一个、两个，重复榨汁的动作，两个石榴就榨出一大杯石榴汁，装在一个透明的一次性杯子里，五元钱一杯。吸一口，冰凉和清甜顺着嗓子缓缓流下。如果不小心洒在了衣服上，妈妈就要发怒好一阵子；但在那时，一大杯石榴汁便足以成就我和妹妹一整天的快乐。

直到现在，石榴树下那条小路仍是我关于旅行不可磨灭的记忆。儿时的我和妹妹蹲在每一个小摊旁边，仔细挑选着那些小玩意，小商小贩也从不会赶我们走。临别时，我们从那里买走了两只粉色的小猪，一路上就开心得不行了。那天傍晚的风很轻，街头的欢声笑语很多，大手牵小手悠悠地走着，慢慢看到灯火通明，月亮和星星眨着眼睛，然后期待明天也有这样的好天气。

高一那年的暑假，我和家人一起去了大连。回想起之前走过的许多海滨城市，在旅程开始之前，我对这次大连之行并没有十分期待。但后来的经历证明我错了，作为为数不多的北方沿海城市，这里兼具了热情与沉稳、浪漫与质朴。比起大海象征的诗和远方，更喜欢这里的市井长卷，喜欢这里朴实清静的生活，喜欢这里努力向上不逃避生活的人们。

我们住的地方是一间靠海边的民宿，夜里总能听到沙滩上超大声的音响和尖叫，我们姐妹三个一到夜晚就趴在窗前，看着吧唧吧唧，看到救生员坐在海岸边说笑着。

到海水平静地和墨蓝色的天空融为一体。(瓦尔登湖)中说：“只有当我们醒来的时候，黎明才会到来。”现在想来，我们一直想去旅行，想去很美的地方，也只是想想罢了，有一颗放松而美好的心。

我们的导游是一个年轻的大姐姐，刚刚开始工作她似乎还有一点生疏，以至于刚开始的几天我们的旅程并不顺利。但看到她强忍着眼泪，还在帮我们订酒店、买门票、订餐厅，我想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并不能否定她的认真和负责，我记得那个晚上我加了她微信，但安慰的话却不知道怎么说出口。好在后来我们开始变得熟悉，一切问题也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得到了解决。临走的时候，她拥抱了我们每个人，说是感谢我们对她的宽容和照顾。或许，这份温暖和坚定的友情，会让我旅途中的收获。多年后，我打开她的朋友圈，看到她已经结婚生子，变得更加温柔成熟。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面，但我们都能保持对生活的爱与热情。

只身来到济南的第一年，我对周边的一切还有些陌生，很少出门，空闲的时间也是喜欢一个人待在宿舍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读一些书，渴望书中的内容可以带我出去走走。一个下午，我在网上谈完了整本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，书中的主人公也是二十岁出头，她离开家，一个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在书里，她和年老的奶奶一起逛超市，看男网友站在车站向自己挥手：“这样的夜晚以后还会再来吗？”这个告别方式给了我这样的感觉。“文章很短，但代入感很强，读上书时，就好像刚走过日本的一座小城。那个傍晚，我背起相机，走出家门。“电车载着我，飞驰朝有人等着我的车站驶去。我看到，公交站对面的老人相互扶持着上上车，公交站的咖啡厅有人目光流转，路边长椅上坐着刚刚结束工作、手里捧着书的清静女……于是我把它定义为一次旅行。

后来，书成了我不能旅行的日子里的一种“精神逃离”。其实读书和旅行一样，都是去到一个个陌生的世界，看到与眼前不同的风景，体会到来自陌生人的温暖。

之前很长一段时间，别人会说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，喜欢旅行，喜欢买花，喜欢穿裙子，那时旅行对我来说是一次释放自我的过程。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旅行成了一场逃离，我想要到一个没有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在旅途中没有压力和重担，渐渐地，旅行好像开始变得没那么重要，或许是繁忙的生活让我忘记了旅行的意义，又或许是快节奏的社会让我们不敢停下来。如果可以说，我想通过一次旅行找回自己真正的自我，也找回那个曾经的自己和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所以我们一起出发吧！去骑单车，去海洋馆，去音乐节，去淋一场大雨，去见一见书里描述的浪漫，去听一听你爱的歌曲，去看相机里定格的光影，你愿意吗？

(作者系新闻传播学院2022级本科生)

转自微信公众号“山东大学27号”，指导老师：新闻传播学院周树青

助理编辑：王嘉英 责编：薛国兰 本版投稿邮箱：supplement@sdu.edu.cn